

復興中國的 幾個根本問題

VICTOR FRENE 著

王國華 譯

上海南華出版發行

復興中國的幾個根本問題

Victor Prene Ph. D. 著

王 國 華 譯

上海中華書局發行

1938

復興中國的幾個根本問題

民國廿七年四月廿五月初版

實價國幣一二角

著作者 Victor Prene Ph. D.

譯述者 王國華

發行者 南華出版社

廣州辦事處：惠福東路
惠新西街十號三樓

總經售 香港世界書局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目次

第一章	認識今日的中國	一
第二章	中國值得保存嗎？	一四
第三章	怎樣保存中國？	三〇
第四章	中國人的行爲法則的改良	三二
第五章	心理建設	四一
第六章	自然力的開發	五六
第七章	行動的力之科學動員	六一
第八章	中國必然復興	六七

復興中國的幾個根本問題

第一章 認識今日中國

關於中國的著作究有多少呢？其中可取的見解又有多少呢？我們知道在世界諸文明國中，中國實占着特殊的地位，所以要想說明這種特殊的組織，也許可說是學者們所最感困難的事吧。

中國與其他國家大不相同，若把中國和其他各國相比，那簡直是擬非其倫。所以要想由中國與其他國家的比較來理解中國，那是不可能的事。

在中國人，自別於其他民族，有如第二天性。中國人之順應他人，那只是爲的不能自己。中國人本來的性質，就是完全把牠加以現代化，也仍是沒有變化的。正

如魚類不能自知其水中生活的利弊一樣，中國人是不能自作說明的。

中國人之固執於其特殊的生活形式，甚至較魚類更為偏執，因為魚類的環境由於自然，而中國人則數千百年以來，其繼續不斷的努力，都在創造一種完全適合於自己，滿足其一切原來的需要之文化氣分。他們常以發明白傲，且固執其原來的態度不變。唯其如此，他們從自然諸力而獲得解放。這種自然的偉力，簡直像魚之於水一樣，為其生命、呼吸、營養所由來，是具有非常的大力，不能解除的。

故在外人，在中國特殊的環境中，即居住一個極有限的時間，也如陸地動物之移居海中一樣，是很危險的。甚至即穿了游泳衣服，在游泳時間，他們也得繼續保持其與自己世界的接觸。但是我們如欲對中國神秘的組織有明白的認識，那末就得盡其肺力所能支持，潛身於水面之下。這樣的嘗試，是一種拚着生命的危險，能夠獲得成功與否，要像許多愛克斯光的學者一樣，有殉身科學，犧牲其生命亦所不惜的志願與精神。

其實，真正的研究中國，說是潛身以至海底，還是說上探同溫層較為近似，因為中國文明的根源是在中央亞細亞，在世界的屋脊。地球上任何文明，沒有像中國那樣超然於隱在海底的生活的原始的。

當自然的進化到達最高峯的時候，中國就開始利用自然了。在礦物界與植物界的一切生物，以及充塞於地球各處各種動物中，只有那最複雜最優秀的人類纔配建造中國文明的基礎。而在構成人身的一切關係中，唯有最永久最奇異的頭腦，引起中國特別的注意。

中國把頭腦隔絕開來，像化學家隔絕其化學原素或物理學家在原子中尋求新的能力一樣。中國的全部修身科學便是在竭力使其頭腦不受強烈的刺激，因以發見新的能力於其中。

在沒有科學以前的時代，像物理學、生理學等是沒有的，中國的頭腦顯然只能用以自己表現那感官中最精神化的部分。所以她只承認那說、聽、視的感官，代以

今日暴君似的手段把那下等的感官加以禁閉。由說話的感官，於是創造出中國的詩歌及包含在中國經書中的中國的生活概念的全部理論。而由聽的感官則使其頭腦之利用於中國的藝術，如音樂之於耳，具有最微妙的效果。至於視的感官，則把中國內心活動的孤線，像現代的心理學圖一樣，翻譯成黑白的繪畫。

中國的這種詩歌、音樂、繪畫造成了一個運動場，中國的頭腦就在這裏表現了牠的勇武的姿態。中國原來集中的腦力，由於詩歌、音樂、繪畫而顯示其潛在的能力。

詩歌、音樂、及繪畫，這當中含着中國人的本質。中國的天與地，是中國畫的內心經濟的完美的產物。世界任何民族沒有比中國那樣有優美的成就，那樣以全部心力貢獻於人格的養成的了。

中國不把下等感官列入人格養成的範疇，我在面曾經說過，就是時機還沒有成熟的緣故。中國對生理幸福及經濟改善，漫不注意，這應該被看作是一種『非必然

的偶然。』就當時的情形加以分析，乃是無可避免的事實。除了把下等感官禁閉起來，中國沒有第二個辦法。

這種禁閉手段，與普通的手段絕不相近。中國處事之嚴峻操切，無逾於勸導人民使之順從，她把這種勸導之詞，筆之於書，作為人民行為的典範；這就是禮記。

中國人民生長在西北部山嶺之中，當地的氣候及地理環境，極為特殊，空氣稀薄，日光慘淡，雨雪罕降，寒暑劇烈，以此之故，凡屬真正的中國人，莫不天性傾向於求精神之核心有所託庇，他們輒不惜以自己私務之處理，託付於培養心靈之專家。詩歌、音樂、及繪畫，皆本於培養心靈的一念。故此三者，能使個人生活由枯燥轉為滋潤，自貧乏轉為豐富；中國西北部的人民，對此三者極表歡迎之至忱！他們受了自然界的種種苦楚與不便，藉此可求得一種安慰的方法。詩歌、音樂、及繪畫，不僅為真正中國之詩人、音樂家及畫家創造一地上之天堂，且亦為無時不在尋

竟一有效方法，以逃避急劇的氣候及饑瘠的土地所施於他們的壓迫之中國農民及工人，創造一理想中的樂園。

嚴酷的自然，這樣使中國西北部人民覺得抑制天性的衝動，乃是一種天然的義務；而求審美觀念的滿足，遂成了發明中國文化的西北人及其後繼者寄託他們生活力的唯一的去路。

西北部中國人逃避苦痛及不安的方法既然這樣適合於中國文化的發明者及其後繼者，於是這方法在他們眼中，成了世界上唯一可能的方法，他們用一種可驚的熱狂，來傳佈牠、推廣牠，一直東面達到太平洋岸，南面達到現今的廣東廣西。

這種逃避苦痛和不安的方法，具有不可否認的效能，由於這種效能，另外地方的居民，雖然他們的氣候及地理環境與西北人的截然不同，但竟也接受西北人的方法了。

這樣，外國人口中所謂『澈底的非自然』，終於成了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

然。外國人口中的『自然』，意思是與物質自然相一致，但真正的中國人對於『自然』的解釋是：人有自由權保護人身上最高貴的原動力的器官，即腦，使其不爲外界所攪擾，因而保持其原來有力的狀況。

外國人所謂『自然』，爲中國人所不理解，而視爲非自然，正與中國人所謂『自然』，爲外國人所不理解，而視爲非自然，是一個樣子的。

因此之故，倘若外國人和中國人各保持原來的觀念，要想建立雙方的和諧關係，殆不可能！並且，兩方人士要力謀鑽入對方的領域，必無以自免於喪失個性的危險。而這種個性的喪失，是常能促進我們所謂心理上的自殺的。

雙方不妨各自承自己滿意的特點，倘若外國式的自然沒有替外國人產生了一種世界上從未有過的新文化，以及從未夢見過的物質及生理機會的話。外國人已經變成物質宇宙的主人，而中國人則幾乎將喪失一切物質方面的所有物；他們在腦子的應用上所抱的前科學的道德觀念，教他們忘記這些所有物。

不僅如此而已。

中國人禁閉下等感官等於隔絕監獄的由來已經成了習慣，已阻礙了下等感官的活動，引起了經濟的停滯。這種經濟的停滯是沒有法子可救藥的，因為下等感官既被有計劃地膠着不動，這種感官的元氣已經大傷，影响所及，中國人已經成了非常嚴重的一種生理病，——即所謂『手工效能的喪失』的犧牲品了。

不僅計劃各種事業的能力，就是想做事的想念以及幫人做事的合作精神，在中國似乎也全然不發達。

曾經有許多精細的觀察者，作過如下的斷語：到現在為止，中國的全盤『現代化』只是嘴上說說，實質上，中國還是死板板的固定着，和數千年前的情形一樣。

這些批評家之中，有幾位並且還發現中國人的本具的努力，已受手工效能的喪失的影響。『心智的創造能力的衰落』，是受過心理訓練，純客觀的外籍中國通對中國人所下的病症。

中國人缺乏手工效能，中國人缺乏創造能力，這種說法，我們不妨視為無根據的謠語，倘若現代科學本身不能表示：某種偶然事件的發現，其實乃是中國固有的處理生活及修養腦子的方法之必然的結果。

科學告訴我們：每一個器官，愈用則愈發達，愈不用則愈衰頹，甚至於死亡。所以科學最忌將下等感官禁閉於『隔絕監獄』，禁閉於審美上十分光榮而實際上最不長進的那種『集中營』之內。

科學又告訴我們：腦子祇是身體之一部份，而人的思想，只有人身上各器官聯合的進化的活動所發生的，纔算是有健康基礎的思想。這就是說，腦子也需要鼓勵督促，需要像人身上其他各器官一樣，環境所生產的印象來滋養牠，倘若我們不願任牠因營養不足而死亡的話。

從以上兩項科學的教訓，我們不妨斷定：對於科學頭腦的公正的外國批評家，負責任的中國人實不應加以厭惡和誹病，雖則這些批評家的意見，粗粗一看，似乎

是太偏了一些。

無論那一個負責任的中國人，都應給予下面的事實以最密切的注意。就是：因為中國人的性情，完全與外國人的性情相反，所以外國人顯然比中國人看得清楚中國人態度上所包含的重大危機，不但現在，就是在最近的將來，中國人自己的觀察，恐怕不及外國人那麼看得清楚。

現在正是中國人用虛心坦白的態度和冷靜的頭腦去接觸嚴酷的事實的時候，因為中國將來的生存，完全要由現今選擇中國應走的路綫的人的智慧來決定。

中國原來是一個團體國家。但是牠所由組成的小團體，不是別的，只是蒸溜腦力的工場。中國原來也有計劃經濟，但是這種計劃經濟，只產生了一些文學、音樂、繪畫、及應用藝術。中國的政體，從古以來永遠是獨裁政體。但是這種獨裁權，永遠操於衰敗的神經的人的手中。

中國人的手，僅用以製作藝術品。腳，套在藝術的袴裏面。他們的火藥，用到

藝術的焰火花爆上面去了。他們的泥土，用到纖巧美麗的陶器上面去了。在農業上，中國人把自然當作一種智識界的玩意兒。他們種茶、養蠶，都爲的是供藝術的雅玩；他們永遠不相信土壤消竭的危險，即使外國的科學家說得舌敝唇焦，他們也不相信。

中國人爲什麼定要否認外國人關於中國人體力智力的消竭的警告的價值呢？外國的科學不是已經發明處理土壤的方法了嗎？不是已經有增進手工能效，恢復心理創造力的方法了嗎？

自一八八二年以來，中國喪失了一大半的國土。現在，作爲中國本部的一部份的華北五省，也岌岌不保了；中國文化的發源地的西北，和中國至聖先師孔子的故鄉，也將淪亡於敵人之手了。

假如中國自己沒有毛病，這種事情會發生嗎？病象這樣顯明，而猶諱疾忌醫，固然幼稚，但是胡亂拉了外國病人的方子，來醫治中國的毛病，那也是自殺。

一個國家具有特性，像中國那樣，她必不致爲外來民族所征服，除非她的特性喪失，不等人家去亡她，她已自亡。即使主權的喪失，也僅是暫時的現象，只要她能夠把民族性保持不滅，她定有翻身的日子。

中國的軍事動員，若不佐之以文化的復興，不過浪費金錢而已。

但是文化的復興，如欲求其成功，必須要現代化，而且必須要利用最新科學的各種發明，這種最新科學，係物理、生理、心理三者組合，爲世界上所從未有過。中國的政府假如不能發明中國所需要的最現代的方案，那就算不得賢明健全的政府。

無線電、太平洋航空、京滬飛快車等等，這些事情，除了把中國推到外面的世界，與實際情形相接觸，此外還有什麼意義呢？

乘飛機飛行全國，聽外國財政顧問的提議，這些事情，似乎也太表面，太淺薄，不是真正的救國之道。中國的病症是心理生理處置不得其法。從來沒有一人像用

阿司匹靈醫頭痛樣對那個病下過對症藥。

中國對於處理人生的方法，具有創造發明的能力。她對於保護自己不使滅亡的方法，也一定有創造發明的能力。

魚去模倣象，或象去模倣魚，有什麼用呢？

只有藉保持原來的特性，中國纔有希望與其他能保持原來特性的民族並駕齊驅。只有在中國能有勇氣說：別人那種地方對，中國那種地方不對，中國纔能獲得真正的獨立！

只有在中國能把倣爲她復興所需要的一切時期，中國方纔能夠復興，能夠轉弱爲強。

在目下最危險的當口，無論那一個中國人都不應該畏懼艱難，應該鼓起勇氣，來克復當前的難關。